

鸚鵡紋提梁銀罐與盛唐氣象

／譚前學



一九七〇年十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銀器是本世紀唐代金銀器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它不但全面反映了唐代金銀器製作的最高水準，同時也再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風采以及雄渾博大的大唐文化。國寶級的鸚鵡紋提梁銀罐（圖一）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



圖一

鸚鵡紋提梁銀罐高二四·二公分，口徑一二·四公分，底徑一四·三公分，重一八七九克。大口，短頸，覆碗形蓋，圓鼓腹，喇叭形圈足。提梁轄於焊接在罐肩上的兩個葫蘆形的附耳之內，可以自由活動。整器採用鍍金成型，平鑿花紋，紋飾鑲金，器身滿飾珍珠地紋。罐腹裝飾以鸚鵡為中

心，用折枝花圍于四周，形成兩個圓形圖案，裝飾於罐腹兩面，餘白填以單株折枝，頸與圈足飾以類似海棠的四出花瓣。蓋心飾寶相團花一朵，周圍飾葡萄、石榴、忍冬、卷草紋（圖二上），提梁上飾菱形圖案。蓋內有墨書兩行：「紫英五十兩」、「白英十二兩」（圖二下）。



圖二

提梁銀罐的用途比較廣泛，主要用作飲食器，如盛水、盛酒等。關於這件銀罐的具體用途，目前看法還不太統一。從其蓋內墨書「紫英五十兩」、「白英十二兩」看，此器當為盛放煉丹藥物的器具，因為紫英和白英是「壯元氣」、「補不足」、「久服輕身延年」的藥物並均為煉製丹藥不可缺少的原料。據文獻記載，唐代統治者尊崇道教，迷信道教丹藥，認為服食丹藥可致長生不老。考之史載，唐代上自太宗，下迄僖宗，幾乎每個皇帝都與煉丹家有關。如唐高宗曾召方士百餘人「化黃金，治丹藥」，唐玄宗也召道士張果、孫甌生等進行煉丹。而憲、穆、敬、宣宗等幾個皇帝均因服食丹藥引起水銀中毒而死。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中，僅用於煉丹的藥具就達數十件，同時還有大批金石藥物出土，足證當時煉丹風氣之盛。

鸚鵡是能言之鳥，在古代又被稱作「神鳥」。唐時鸚鵡主要棲息於南方和西北的隴蜀等地。由於唐代宮廷達官貴族多喜畜養，因此，各地常把鸚鵡作為「土貢」進獻朝廷。九世紀的著名詩人皮日休在其所寫的〈哀隴民〉一詩中，就專門描寫了隴山居民爲了

向朝廷進貢而去深山峻嶺之中捕捉鸚鵡的危險與艱辛，並對統治者玩物輕命的行爲給予了譴責。詩中寫道：

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巔。
窮危又極險，其山猶不全。
若者隴之民，懸度如登天。
空中覘其巢，墮者爭紛然。
百禽不一得，十人九死焉。
隴川有戍卒，戍卒也不閑。
將命提雕籠，直到金堂前。
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
胡爲輕人命，奉此玩好端。
吾聞古聖王，珍禽皆舍旃。
今此隴民屬，每歲泣漣漣。

除此之外，唐朝新開發的嶺南、交趾等地也在向唐王朝進獻本地鸚鵡。與此同時，由於絲綢之路的暢通，唐王朝的國際影響不斷擴大，天竺、波斯、林邑等國也經常向唐王朝進獻鸚鵡。如七世紀時，林邑國向唐太宗貢獻過一隻五色鸚鵡，太宗極爲喜愛，但由於這隻鸚鵡不適應唐朝寒冷的氣候，太宗特意下詔將其放送回國。西元七二〇年，南天竺的使臣也向唐玄宗貢獻過一隻五色能言的鸚鵡，以乞求唐玄宗出師征討大食和吐

蕃。文獻中還有不少關於鸚鵡的軼事，流傳最廣的當數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寵物「雪衣娘」的故事。據《明皇雜錄》記載：「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馴服，聰慧而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娘』。授以詞臣詩篇數遍便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從而避免了玄宗皇帝將要遇到的窘境。如此聰明而又通曉人性的鸚鵡怎能不討皇上的喜歡呢？這一有趣而動人的情景還由著名的畫家周昉畫在了〈白鸚鵡踐雙陸圖〉上。由於唐朝宮廷對鸚鵡的寵愛，爲達官貴人所專用的金銀器上大量出現鸚鵡的各種形象並與鴛鴦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當然就不足爲奇了。

從這件提梁銀罐的構圖看，罐腹兩側均以鸚鵡爲中心進行裝飾，鸚鵡周圍飾折枝團花，組成一個均衡式的圓形圖案。鸚鵡勾喙抬首、振翅翹尾，纖細的羽毛清晰可見，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而周圍的折枝花花形飽滿碩大，花枝回轉自如，與鸚鵡渾然融爲一體，構成了一幅生機盎然的

畫面。罐頸部與圈足飾海棠花瓣，使器物通體構圖顯得枝繁葉茂，生機勃勃，給人以昂揚向上的感覺。高大豐滿的形體、通體的鑲金，則使整個器物顯得更加雄渾、富麗堂皇。可以說，昂揚自信的大唐精神和輝煌燦爛的盛唐氣象在這裏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再現。

一般而言，沒有紋樣的金銀器，其本質上仍是一種財富，有了紋樣的金銀器，才能算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品。因爲紋樣既是人們審美活動的內容，也是審美創造活動的結果。唐代金銀器之所以爲人們所重，並不僅僅是因爲其昂貴的材質和富麗的色彩，更重要的正在於它有著極具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的裝飾紋樣。

鸚鵡紋提梁銀罐綜合運用了鍍金、鑲刻、鑲金、焊接、切削等多種工藝，體現了唐代先進發達的手工業技術和科技文明。其雄渾的造型、富麗堂皇的紋飾，則再現了經濟發達、國力雄厚、文化昌盛的盛世氣象，因此，它被評定爲國寶級文物應是當之無愧的。

